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八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八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
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輩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
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恠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
重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
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
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江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
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
柄悉委之不暇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
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蠻狼嘍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為蕞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

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
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
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
習之拔其服眾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
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
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
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
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
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
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
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使者再往
返不起以一窳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今臣

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各
遂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
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
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
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
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
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
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嗔
自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駕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
時其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

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
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蠱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劔鋒陛前論事
聲震鏞帝一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刑
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誑詔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矢張一弓
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遂烽口宣

檄告俊頑兇敢有弗俊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
魚脫置拔諸水火哺殮饗莫徭內蝕捷崇墉乘其不備襲且
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蝨仰天叱月月為東義
不負國狗以躬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
來若雷春析骸解項殲彘從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官復戶
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壘名譽
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悞取彼棄此孰繼洪史
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

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豈不必藏於已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 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彘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汗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
渡初卽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
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
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翁
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
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
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
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
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
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

而益重彦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彦貞自幼沉潛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偏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彦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彦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閱諸甥輩策無依力勸其更娶彦貞謝曰鈇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彦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僎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彦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彦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卽歛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彦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彦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彦貞尚風義舊與叅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彦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瞽者跛者彦貞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填門彦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弊彦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彦

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爲謝明日下令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乎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扃鑰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

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蕕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入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爲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卽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孫一人歸東陽蔣嘉亨

孫男十人植榦榘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
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
炎焦煇光熒燄灑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
從灑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歛不得憑
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群行鑄之樂
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
敢讓姑狗漢等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庠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
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終臂借糴秦法
之涼肝膈充室形骸閉藏愴我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沉
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外政復舊見重矩疊
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一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翁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爲尊章誰爲父兄至和
不肩矣有矜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爲善良人
亦有言此爲世防非君之賢苦天襲其芳韻之斯何旣明且剛
以仁爲食以義爲漿賢能使昭枯槁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翻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灑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
基麗水葉君珠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

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未
謹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
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謹共酌酒而
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
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
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乞骸
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鷹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謂隧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博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尤善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
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
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
生貴適意盍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
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
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劇賢期
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
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功而詩道
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
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室江臯自苦吟於
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曰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載于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澆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岳世次曰鼎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田力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廬謂君
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衡方舟
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
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畫然傷
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曰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
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日觀化魂無
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
雙瞳炯炯照人鬚鬣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
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
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

爲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
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
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
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
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
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將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
令胡公曰卽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
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
將誰爲况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齏粉一
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
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
雖近翼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
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
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
君誠福人也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
吾事濟矣闔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
民爭聯帛爲帳賦詩詞餞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
以爲不可及初君贅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
終身而尤爲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
事功當路忘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
元中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賣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

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言貢爾主矣尚敢爾邪友足蹴碎紗燈籠官恚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歎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為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為諸子誦之援毫為聲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彙生二子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政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輔孫二訥與訖也君諱翼飛鄉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某月日塋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為時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其報宜其嗣人

位曰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貶封所及澤漏九泉不至於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為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賣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續紛孰不禡魂死生聽之謂有命存十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熊猶欲跳踉大言龍言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為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為春融昔焉嗾嗾懼為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朱衣金魚出入禁禦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風肅然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禕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

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憲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
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
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賜之告
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

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物
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禕不敢
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
里石港王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
公諱晉之配資善太夫人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禕仁衛指
揮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不以勤儉族類里黨莫不稱

其節至正壬辰干戈併擾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
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
衛鄉里會

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
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
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
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
桃源山卽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
夜號者三日旣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
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
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
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禮葬之

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輩人
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
手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
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眈
息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
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
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北域
以崇以壤以樹若室斯封

天子有命禮貴飭終龍光赫奕貴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
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
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節婦謝氏諱散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
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爲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巽平居
不妄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履爲儒
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歲
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爲走
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
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
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携
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
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
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

如生遂祔葬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既葬德基屬其友王禕爲之銘王禕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斃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况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爲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儉紀用以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茲鑒觀乎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

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顛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摘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珙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饋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窓而飛蚊之啣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顛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鄰邑巨

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
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爲決科哉泥得失命也遂刮
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
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
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
窺見彷彿邪其爲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
弟瓊瑤玠庶母說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
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嘗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斬色
及父歿屬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于弟
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
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
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贖產不均年

欲撫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
卽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况若子孫相讐不
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
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爲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
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
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恣嗜胸中曠然唯
誨人以善日益懍懍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
其子旣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爲文字飲以逍遙乎
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
遂還海濱寓所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
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
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

奉樞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真先塋兆次遵治命也
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
懿範先生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卽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
卽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
理大抵由巵菴以沂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
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請余
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
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
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
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帝以表宗
廟帝王治體天人輿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而志斯遐
而亨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南京中央研究院
植物研究所





上海圖書館藏